STARCRAFT II
HEART OF THE SWARM
黑幕笼罩
作者 David Gerrold
BLIZZARD
ENTERTAINMENT

“太完美了！”

杰克看着眼前的景象不禁咧嘴大笑起来。但由于他的船距离星球较远，还看不出球星表面的细节。但上面的环境让他非常满意——出乎意料的满意。

一颗温暖、金色的太阳离公转的轨道不远。周围的三颗大小适宜的月球正好能为星球提供足够的潮汐力，帮助稳固偏转的角度。90.09%的标准万有引力、73%由海水覆盖、31%的大气层含氧量、平均气温 24 摄氏度。季度性的出现超级风暴，但是有着大气层的星球多半都会有这种情况。一块狭长而不规则的大陆一直从寒带的北极延伸到星球南部的常温带以下。还有一些和大陆分离的岛屿板块，其中大部分和主大陆的海岸线邻近，少数距离较远。植被的颜色从琥珀色到靛青色不等，但比较多的是橘色和粉色。大气层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氮和甲烷表示星球上有着大量食草类动物，或许还有食肉类动物来维护食物链。侦测到一定的火山活动，但不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温度适宜。

大小适中。

生命旺盛。

挑不出任何毛病来。

太完美了！

更妙的是：这颗星球在一个三不管的地带，离主要星际航道相距甚远。其他人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这里来。想到这里，他不禁觉得自己有可能是第一个踏足于这颗星球的人类。“哈！太完美了！我现在封这个星球为锦绣之星。”说不定这是他第二个家乡。不过他没把这部分说出来。何必这么快下结论呢？

他告诉副官将船驶入星球两极的轨道，然后设置扫描仪来扫描整颗星球的表面。他要在这里呆上很久，有可能一辈子就不走了。他想呆在一个热带风情的地方，下午的一场阵雨能带走上午的热潮；坐在门廊前望着西面看着落日的景象。

事实上，他脑子里有一大堆的要求。“副官，找一片富饶的土地，那样我能自己种些蔬菜和水果。旁边还要有干净、流动的水源，方便我洗澡以及架设水车提供照明的电力。离沙滩必须要近，我还想去航海。但是最好是在山崖上，以免遭受海啸的侵袭。附近不能有活动的火山、地质断层、还有不能在龙卷风活动范围里。”

“正在搜寻中。”人工智能回答道。

杰克若有所思的说道：“最好是在一座远离赤道的岛屿上。那样就太棒了。”

“你在主大陆上能找到更多的资源。”

“是的，但我势必会碰上那些迁移的动物。”扫描仪显示一大群体型庞大的生物，为了寻找新鲜的草地不停在移动着……它们后面总跟着大型捕猎动物，数量也很可观。“住在生物进化长河的轨道上不是个明智之举。我可不蠢。”

“你当然不是。”副官同意道。“你的心里测试分数很高，特别是考虑到你做事比较冲动的情况下。”

“闭嘴。”杰克说道。他可不是碰巧来到这里的。一番深思熟虑才将他带到了这里。

在他第一次计算伤亡率的二十分钟后，逃出队伍的念头就开始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了。他时常对自己说：“队伍里有年纪大的士兵、也有勇敢的士兵，但从来没有勇敢而年纪大的士兵。”然后他发现连年纪大的士兵也没有。对他来说这不仅是沮丧的消息，还是个令他害怕的消息。他盯着这些数据，想着自己的军事生涯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就算熬到了退役，等着他的也只是荒芜土地上的一座六尺高的破房子。

杰克希望能将自己入土为安的日子推的越远越好。

首先，他先是了解了下那个职位伤亡率是最低的。补给飞行员虽然不在首位，也不是最糟糕的。但最吸引他的优势在于：殖民船往往都载有足够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的营地的设备。从那时起，他就打下了这个主意。杰克认定了这就是自己的军旅生涯。为了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七年的时间——七个惊心动魄的年头。有些时候他甚至开始怀疑当初是否做出了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七年——原本是他合同上签订的期限。挺过了七年他就可以全身而退了。很少有人能活到合同终止的那天，而少数七年后还健在的人都因为止损命令而被迫延长自己的服役期限。当他接到自己的延长服役命令后，杰克决定自己已经受够了。

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多年的战事让他身心俱疲、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再继续下去了。自己的亲人都死在一次异虫的攻击中，身边没有一丝牵挂。他本想十几岁的时候就入伍。和其他当兵的人一样，他也曾怀揣着各种梦想，但现在他已经厌倦了这里。他脑子里只想着能尽早离开。

杰克从导航员攀升到副驾驶，一直到正牌的飞行员。他甚至还曾受训成为一名军官，这也为他带来了相应的职责和职权。他从中了解到了很多消息——很多星际间普通百姓从来了解不到的消息。他去过许多不同的星球，

看管了平穷和富裕、美丽和丑陋。他知道他的机会很多——比军方愿意承认的机会多的多。

所以他开始学习起了星际坐标图、天体物理学和太阳动力学。他的上级发现了他的业余爱好时，杰克解释这是为他今后从事战略部署及对策的职业道路做准备。就因为这样，他得到了进入星际绘制图数据库的权限。里面有着远程太空侦查卫星在每个方向的数百光年内找到的任何信息，这里有着他所需要的所有知识。

杰克静悄悄地开始分析资料，寻找一颗适合生命体的星球。有些星球太大或是颜色不对、有些辐射量太大。但要寻找一颗完美的星球，大小和颜色等等，都是需要考量的条件。杰克的上级以为他是在检查星球上的异虫感染。自从母巢之战后，虫群就没有什么大的动静。尽管如此，他的上级还是批准了。进行长期计划是件好事，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杰克长期计划的是什么。

这个机会得来非常偶然。杰克根本还未决定哪个星系、也没有缩小到某个范围来进行挑选。他仍在考虑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或近或远；以及他需要走多远，才会让人放弃追捕他的念头。

但突然运输队遭到了攻击。战斗很快的就打响了。独身一人在舰桥上想着各种可能性的杰克，在没有时间思考明白的情况下就决定行动了。

他根本没有时间来喊醒船长。他掀开了塑料盖子，然后将手狠狠地敲向红色的警报按钮。警笛声在船内四起，船上的人员纷纷向逃生舱赶去。三分钟后，整艘船上的人已经全部撤离了，只留下杰克一个。

杰克用了不到三十秒的时间就重新调整好了航道，然后跳跃出了战斗区域。在双方激烈交火的节骨眼上，根本不会有人觉察到。只有在一切平息之后，当他们开始在尚存的飞船上检查操作日志时，才会发现一艘殖民船消失了——不是被摧毁，只是凭空消失了。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他们必须设法在战斗中幸存下来。不过在杰克看来，很可能无人会在这场突袭中幸存。

他终于成功抽身了。他自由了。他来到了*这里*。

这颗完美的星球。

一切都无可挑剔。

#

他让副官在余下的几天继续挖掘数据、整理信息，自己则开始着手准备一艘登陆舰。他不知道自己到底会用到什么，所以他根据在标准登录情况下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形做好了准备，还包括了副官预测到的星球当地的特殊情形，尤其是那些无法让他再次回到殖民船的那些情况。

他甚至考虑过把殖民船直接开向太阳，来摧毁来到这里的踪迹。不过现在还为时尚早，说不定星球上还有一些他没有发现的隐患。或者说是*惊喜*。

他已经把主大陆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太多饥饿的庞然大物了。但是……西边一系列的群岛与主大陆很近，又能避免物种迁徙的烦扰。其中最大的一座岛位于岛屿群的东南部，看上去是最佳的位置。整座岛呈三角形，由三座火山的尖锥组成。其中两座处于休眠状态，另一座最大的火山则还冒着烟。直拔云霄的火山的山顶部分终年被冰雪所覆盖，甚至还有冰川。融化的冰水提供了整年灌溉所需的水源，或许还有一两个温泉也说不定。从南边来的热带洋流使得海水温暖宜人，而北方的强风每天都将云层吹至西面的山坡；在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下，每天下午都会下起沥沥细雨。

他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这块岛屿。美丽的全景投射在这块墙面般大小的显示屏上。如果岛上有什么不足之处，他现在就必须找出来。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探测器显示岛屿的山坡上覆盖着葱郁的植被，以及有着宽大树叶的果树来提供树荫。茂密的丛林里到处都是蕨类植物、草地和爬山虎藤蔓。晶莹剔透的瀑布为附近一系列的河流和池塘提供水源。根据不同的海拔、风和水流的方向，岛上总共有六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不同区域重叠的地方，当地进化的速度就会加快。在那里肯定会发现许多不同生物类的组合。

其余的扫描则显示当地的鸟类和昆虫比他所熟悉的块头要更大，但还不至于像主大陆上的庞然大物那样吓人。当地还有许多种类的两栖动物、小型动物和类似小野猪一样的生物。海洋里也充斥着各种大不相同的鱼类，有些体型大的惊人。不过杰克并不担心这个，他可没打算到海里游泳。在岛的北岸，一些拍岸的巨浪能高达六十米。对于一个没到过任何比澡盆的水更深的地方的人来说，杰克觉得这挺吓人的。

他不知道应该给这座岛起什么名字好。派克斯？阿罗哈？沙洛姆？海文？大岛屿？听上去都觉得不合适。但他并不着急，到时候这座岛自然会把自己的名字流露给杰克。

但还有其他的可能性需要排除，杰克不想仓促的做出决定。他为了这一刻等了太久、付出了太多。所以他把目光又对准了主大陆。他仔细的研究下狭长大陆西岸附近的一座小泻湖，周围由于环绕着锯齿状的悬崖而被隔离了开来。还有北面高地上的一座呈逗号状的湖泊，地势远高于动物迁徙的路线。南半球上还有一座饱受风暴侵袭的悬崖，那里的环境是如此的恶劣，杰克不认为任何有常识的人会想到去那里。最后，他的注意力总会重新回到这

座向他招手的岛屿上。也许哪天他会来探索主大陆，但是现在这座岛看上去既安全又吸引人。

但直到登陆舰全部准备完毕，并且输入了岛屿西部山坡的坐标后，杰克仍然举棋不定。他回到了舰桥再检查、扫描、审视了一遍。希望能找出一个让他反悔的理由来。

他在控制台一呆就是一个多星期，不停的跟自己理论、不停的和副官理论。他靠着卡拉兽肉的三明治充饥、一杯又一杯的喝着咖啡。抿着嘴、皱着眉头，不停的思考、研究、理论、讨论着各种利弊和优点、缺点。直到他意识到不管自己如何考虑，环境都不会改变。也许这座岛犹如田园诗歌一般，也许不是。坐在这里考虑永远得不到一个答案来。

一次他甚至考虑过掉头离开这里。他还可以走回头路。他可以解释说自己为了让殖民船在袭击中存活而离开了运输队。但他怎么解释自己下令全体撤离，或是无法删除的记录上显示他曾下令对一颗星球进行了长期、仔细的调查呢。也许他可以说一旦抵达后，他想到这颗星球可以作为殖民地。但他们会相信吗？估计很悬。

不，他已经下定了决心来走这条路——从他的手按下红色的大按钮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是条不归路。现在自首无疑逃不过军事法庭的制裁，说不定还有行刑等着他。如果他就这么回去了，恐怕再也没有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了。他无法预料到结果是怎样。

愁眉不展的他在意识到自己的无所作为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结果后，终于对自己大喊道："干坐着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杰克。不要再犹豫了，做点什么吧。"

登陆的时间点已经过了，但不是说去了就不会再来。每隔两小时就能迎来另一个时间点。但杰克在船上已经没什么可以做了，一个情况可研究的就这么多。现在是执行的时候了。为了这次大逃亡，他已经挨了七年之久。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期盼的一刻，这是他完成自己所许下的诺言的一刻。

在还未完全意识到之前，他已经站了起来、开始了行动。他解决了自己的最后一餐，命令整艘船进入等待模式，然后向发射舱走去。他朝后最后望了一眼——如果一切都顺着计划进行，那么他可能是这艘船的最后一名乘客。

"再见，杰克。"副官说道。"我会在你离开期间管好这艘船的。"

"你管好就对了。"

他登上了登陆舰，小心翼翼地驶出了飞船。他打开了一块显示屏，杰克看着庞大的船体渐渐地离自己远去，直到它变成一颗闪耀的光点。

现在还有时间调头回到殖民船上。他不用选择这颗星球。遥远的疆界里有许多星球会欢迎这样一艘满载补给品的殖民船。他说不定会成为一名英雄，至少在一段时间里。直到下一艘军舰来到这颗星球上，而殖民地的某个投机倒把份子把他上缴给军方处置来获取回报。不，他只有凭空消失才最安全。

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将登陆船驶向着陆航道。不一会儿，船体就遇上了大气层的上层气流，紧接着气流开始敲打起了船体。他稳稳地缓住飞船，利用浓厚的大气层来减速，偶而启动推进器来修正航道。

他很快便将飞船带到了星球表面上，从西面向岛屿驶去。随后开始平稳地在绿色的海洋上方飞行，离水面之近能让清楚的看到海水下一个巨大的黑影正在水里移动。在接近海岸时，他逐渐地将登陆舰的速度放缓。

沙滩上满是跳着金光的沙子，里面还夹杂着一些闪着粉色珠光的微粒。接着看到的就是铺满整个山坡的草地，一直连到背景远处的火山口。这座岛屿都是火山石形成的，在有些地方由于表土过于稀疏，树木根本无法生根。只有一些杂草丛、灌木和蕨类植物。

最后，杰克终于在一块俯瞰岛屿西部的高地上着陆了。他目不转睛的看着屏幕，飞船正在对当地的空气进行采样、过滤来检查是否有有毒的元素、毒性的病菌、真菌、或是朊病毒。系统完成整个测试至少要花费几天的时间，那时他才能决定是否不穿防护服就离开船体。这套防护保证可以抵御最高六级的感染性微生物，但在无法联络到客服的情况下，这种担保对他毫无意义。他不会现在就下船。怎么也要等到船载的实验室能制作出相应的疫苗来。

他激活了地面和空中探测器，将它们释放了出去来探测整座岛屿。没有详细的地形地图，他是不会来探索这座岛的。不过这起码要花上一到两周的时间。

他的候选名单其实还有其他的星球。一些是荒芜的星球：大气层勉强可以呼吸、地球化还未完成、唯一存在的生命体只有藻类、真菌和地衣。另一些已经被编入了星际导航图而且适宜人类居住，但杰克担心将来的访客会不怎么友好。但在这颗星球上他至少能看到隐居起来的希望。有这么多音乐、电子图书和全息电影，他不担心自己会无聊。

但他现在不想就干坐着。他爬进了一架 SCV 开始在着陆地附近绕了一圈，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离太阳下山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但他可以先在地面上放好营地的地标。有了 SCV，他还能清除地面上的障碍物，安装摄像机、灯光、一系列的探测仪、一台安保检测器、甚至一两个自动炮塔。后者估计没有必要，但标准步骤里也包括了这一步。虽然这些炮塔在岛上估计

找不到任何比蝎子或者蚊子更大的目标了，但准备功夫不能马虎。在军队的这么多年的他，时刻都非常的警惕。

第三天，他准备为登陆舰搭建一个机棚。他跳进 SCV 里、卸下了材料，然后将预制的墙板焊接在一起，最后在上方安装上了顶棚。他将飞船推了进去，关上了门。有着摄像机和自动炮塔来监视周围的活动，他舒舒服服的睡上了八小时。

半夜里他醒了过来。

几乎赤裸着的他，只穿了一条短裤。他背着一把装有红外瞄准镜的洪流 SR-8 霰弹枪，走到了室外。在黑夜里，四周的丛林在头上蓝色微弱灯光的照耀下，只是一团团靛青色和黑色的暗影。头顶上星光闪闪，这颗星球最大的那颗月球缓慢地在翻转。举起手中的武器，他通过瞄准镜仔细的搜索着，扫描周围的热能信号。他什么也没找到。

不管他刚才听见了什么，现在已经没有声音了。

好像是一声尖叫……也许是某种生物。是一只鸟？还是之前在海里看到的那种生物刚才浮出了水面？或是那种长的像猪一样的动物？还是肉食动物在捕猎？按照逻辑这些都成立。但逻辑都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杰克手中缺乏足够的设备来让他对周围的环境有个充分的了解。他突然想起了一句关于新世界的古话：很多事情你做梦也想不到。

他在黑夜里站了好一会，静静地听着。然后他回到室内，坐在监控录像前来回播放之前的声音。大多数声音都是无害的背景噪音——海浪的波涛声、四周的树木在风的吹拂发出的沙沙声。至于那声尖叫？根本毫无踪迹。

也许这只是他脑子里的幻觉。

但他确信刚才听到了尖叫、真真切切的尖叫声。

他在屏幕前坐了很长时间，研究着岛上的地形。他发射了三个探测仪环绕整个区域。

然后他不禁的颤抖了。

他当晚所听到的尖叫声——就像是一个被割喉的人不由自主所发出的惨叫声。他识别不出是什么、也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但他的脑中记得这种戛然而止的感觉。不光只是这次的尖叫声，他之前还有过相同的经历。

在星区的另一边，他曾听说有一种被称为“灵能”的奇怪能量。他还听说许多人被强征入伍，来训练成拥有灵能的士兵——幽灵。杰克从来没有遇到过幽灵，也没亲眼见过。按照官方的说法，他们根本不存在，但杰克知道这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曾是一名灵能冲击波的受害者。这发生在一次最高机密的运输任务上。

当时他还处于军旅生涯的初期，那时候只是个不起眼的三品芝麻官。但一艘连名字都没有的巨大、漆黑的飞船，急着需要一名船员，而他正好符合相应的安全权限。没有人提及任务的细节，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赶往的目的地是位于塔桑尼斯的乌尔撒月球上的幽灵军校。没有人提及船上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舱室里是送往军校训练成幽灵的候选人，但所有人都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角色。

不管她是谁，她从没离开过自己的舱室，整个旅途上都和其他人离的远远的。但一天晚上她做起了噩梦。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她发出了一声灵能尖叫传遍了整艘船，将所有船员都震倒在地。不论男女都跌倒在了原地，有些昏迷了过去、有些开始呕吐、有些陷入了痉挛、有些不自主的开始大小便失禁。她那毫不起眼的护从，立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一句话也没说，立马扔掉手中的牌，飞快地跑出了大堂。之后人们才知道他身上有个叫做“灵能护盾”的高级装置，才使得他没有受到尖啸的影响。船上的船员可没这么幸运，经历过灵能冲击波的人们，时刻都处于惊恐之中。

余下的旅程里，看护人确保自己的幽灵候选人一直处于麻醉的状态。军方并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官方说明，但船长悄悄地说那个候选人还是个青少年。从没受过任何训练，根本不知道如何来控制自己所拥有的能力。

但尖叫的噩梦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每个受害者的脑中。原始、粗暴的灵能冲击波所留下的印记，使得他们对灵能极为敏感。

杰克不知道这名未来的幽灵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什么、她勾起了何种记忆、以及是什么在噩梦里触及了她，但经历过那个梦境的杰克，确信那肯定和跳虫有关。在那件恐怖的灵能事件后，他的脑子里回荡着的都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他的大脑刚才脱节了，被人强行侵占。他感到有人把一连串全新的记忆塞进他的头颅里，并不属于他的虚假记忆，但回忆起来就好像他被扔进一个满是跳虫的深坑里。

同样吓得不成人样的船医曾警告道：受到冲击波影响的某些人会得后遗症，可能会对心灵感应的噪音比较敏感。但他说的还过于保守，飞船在抵达目的地前就有三名船员自杀了。

杰克也是留下后遗症的其中之一，但他设法活了下来。但受的创伤再也没有办法得到治愈。错乱的神经使他能在人群中感受到周围的思想噪音。他听不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周围人们所发出的一阵阵胡乱的冲动——恐惧、悲伤、愤怒、痛楚、悔恨，而更多的则是色欲和各种黑暗、奇怪的心理。这些噪音就像潮水一样、时而涨时而退，在人们睡着或是做梦的时候来势最为汹涌，永远不会消去。

这就是为什么杰克铁下心要逃走。他希望找到一个地方能让他重新找回宁静、一个没有任何人的地方。

但*这声尖叫*？刚才听到的肯定不是人类所发出的，杰克对这点确信不疑。那究竟是什么呢？是动物、昆虫、行尸走肉、还是神灵？不管是什么，他必须找到原因。

一大早，橘色的太阳还没有完全离开地平线，杰克就已经整装待发了。他身着轻型战斗装甲，带着一把定制的 AGR-14 步枪，头盔上的护目镜不停的显示各种信息。他在这颗星球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改装现有的设备上，几乎所有的设备都需要进行改进。他将自己安顿在一辆秃鹫里，深呼吸一口，然后默念道："出发吧。"

秃鹫最适合用来侦查和巡逻——装有轻甲的单人悬浮运输工具以其速度和可靠性著称。联邦时代的秃鹫最高可以悬浮至海拔一千米，时速最高可达 370 公里每小时。杰克在登陆舰上装载了三辆秃鹫，以及各种配件。

接下来的六天里，杰克白天在岛上搜索着，脑子里想着那天晚上听到的尖叫声……晚上，他则在空中巡逻，蓝色的光线在漆黑的丛林里搜寻着。

到了第七天他终于打算休息了。他将秃鹫停在机棚的边上的时候，注意到爬山虎藤蔓已经悄悄地爬了上来。再过几个月，黑色的藤蔓和蓝黑色的枝叶就会覆盖整个表面。这将是个非常棒的伪装。

到了星期一，杰克反复检查了下秃鹫的燃料电池，然后驾着秃鹫回到了空中。他准备回到岛屿北面来巡视下那里最高的一座火山。火山看起来就像是地平线上拔起的一座冷却塔。90%的标准万有引力使得这颗星球上的所有东西都更大、更高。山体就像是垂直的冰锥一样。火山的圆锥体的两边几乎是垂直的，犹如一座高塔、直达云霄。午间的高温使得动物不需要进行体内平衡就可以迅速升温，保持体内的热量。高含氧量的空气同时也促进了动物体积的增长——有些动物的眼睛有足球真么大、有些体型都快赶上足球场了。幸好岛屿的这部分并没有充足的植物来供那些在大陆上横行的巨大食草动物。

除此之外，由火山形成的地面陡峭不平。动物很少会愿意来迁移、甚至探索这块区域。如果不是靠着秃鹫，许多这里的地貌杰克肯本涉足不了。很多地方是什么样的，他都不会知道。

尤其是……

两座已经休眠的火山口内到处都是熔岩坑道——熔岩喷射后所留下的天然地道。在激流的冲刷下，坑道四周都异常的坚硬，里面到处都是黑褐色的火山石。在此之后的山洪暴发在许多的熔岩坑道上盖上了盖子。大多数坑

道能停放一架登陆舰。要是杰克早点知道这些坑道的话，连盖机棚的功夫也可以省去了。藏在熔岩坑道里在空中很难被发现，而且如果足够深的话，甚至可以用来作为防空碉堡。他准备要好好地在这些坑道里探索一番，但首先他得先找到灵能尖啸的来源。

这是他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杰克是不是地停下来释放一个探测仪。探测仪会忠实的履行它的义务，把搜索周围的环境后得到的数据传给营地。一些会不知疲倦的搜索，而另一些则处于半休眠的状态。只有当察觉到什么东西后，才会苏醒。如果这座岛上有什么东西是他视线所无法看到的话，那杰克迟早会找到他。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下午时分，杰克看到北面的天空开始骤然昏暗起来。偶尔有闪电从天际划到海面上。

“真见鬼。”杰克大声喊了一句。他忘记了他的黄金原则：永远不要过于沉迷于一件事情，以至于把其他事情都忘记了。他忘记检查当日的天气状况了。

马上险情就要降临了。风暴卷着白色的海浪以惊人的速度向他袭来。想到这个星球上什么东西都出奇的大后，他估计这个海浪会将他一下子拍死。这不是普通的风暴，这是一个超级风暴。他必须迅速找到一个可以庇护的地方躲起来。

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躲到火山的背风处，但接下来他意识到风暴来袭后，他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没有存活的机会。

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他驾驶着秃鹫向最近的熔岩坑道赶去。他本想是在将来找一天来探索下这些坑道，但没想到这么快就付诸实现了。

其实风暴的出现并不是意料之外。他的数据显示这个星球有着许多极端的天气，但缺乏长期对风向和天气变化的研究数据，他无法知道超级风暴多久才会形成一次。整颗星球需要一个冰河世纪来降低温度。在高含氧的大气层环境下，高温促进了动植物的巨大化。同样高温使得星球表面的水分迅速蒸发，巨大的风力将吃足水分的云层吹向任何阻碍它前行的山脉上。这不仅仅是个超级风暴，这还是一个有着教科书般完美比例的风暴。

等到他靠近熔岩坑道时，强烈的风力使得秃鹫不由自主的摇晃起来。山洞的入口在近乎垂直的悬崖上，一部分被长在那里的植被给挡住了。头上已经是乌云密布，第一道闪电划过天空，雨水劈头盖脸的砸在秃鹫上。杰克牢牢的握着方向盘，秃鹫缓缓地穿过藤蔓进入了洞口。在没有了狂风的影响

下，他只需轻点推进器即可。前灯的光束射向黑雾里，但他看到的只有镶满铮亮黑曜石的墙壁。光线在火山晶体的发射下，发出一闪一闪的光芒。

开了五十米后，杰克把秃鹫停在了坑道的地面上。他觉得这样已经足够深了。如果需要，他大可继续往山里行进。他不知道这个洞穴到底会延伸多远，秃鹫上的侦测器显示至少还有几百米的距离，甚至更长。数据在这个范围之外就不精确了。

杰克爬出了秃鹫，打开了头盔上的护目镜，随后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空气闻上去已经相当潮湿。那怕是在坑道的深处，还是看得见从入口处流进来的水。入口现在看上去就像一个光亮的圆球，时不时划过几道闪电。他朝洞口走去，直到他能感到风暴的水雾。坑道的墙壁上已经开始不停的滴水，水流进来的速度使得杰克开始考虑要不要再往坑道内移动一段距离。但当他走到一个斜坡后，他发现水根本不会流到里面。他现在不用担心受到风暴的侵袭。

“真见鬼。”杰克又开始咒骂了。“天晓得会发生这种事情。”他打开秃鹫的后备箱，看看自己有多少补给。食物应该足够他吃上三天的了，如果他节约的话，吃上一个星期都没问题。帐篷他是不需要了，不过睡袋是个好东西，这比睡在坚硬的山洞地板上强多了。急救箱应该是用不上了，除非他很不小心。他检查了下武器箱，里面的枪械装的满满的。他估摸着自己应该不需要武器。不，他希望自己用不上。“不要过早做推断。”他立马提醒自己。“要是有一条坑道虫，你就准备吃不了兜着走吧。”

他想了想带上了一把 AGR-14 步枪——不算是轻型武器，攻击非常有效。电磁加速的子弹能达到超音速，在发射时发出急剧威慑力的声音。杰克最喜欢使用燃烧弹。“不管怎么样，小命必须保住。”他想了想。他带着 AGR-14 步枪和两卷备用弹药。他又思考了一会，随即又带上了一卷燃烧弹以防万一。

他打开了手电筒，检查了下电池。之后又反复的检查了下他在头盔护目镜上安装的显示屏。在这上面，杰克可以看到自己的电力储备、系统监视器和生物迹象扫描图；如果他需要马上撤离的话，他还能时刻跟踪秃鹫的情况。所有设备运转正常，杰克目前还不想冒险离开山洞。他认为坑道里应该没有比外面的风暴更致命的东西了，不过要是事实不是这样，他可不希望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开始向上爬坡。熔岩坑道的斜坡非常的陡，但费点功夫还是能上的去。他本以为只有 90%万有引力的星球上熔岩流动的速度会更慢，但是火山口陡峭的角度使得熔岩流动的速度更快。他的初步扫描显示出了整个坑道的

网络。很显然在火山喷发时，不断地有熔岩坑道在其他的坑道上形成。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就像是搅在一起的面条。这些鬼斧神工般的隧道，估计能让一群地质学家兴奋不已。

他的脚步声在空空如也的山洞里回荡着，就像是在淋浴间里一样。如果山洞里有什么东西是活着的话，那早在他走到其面前就能听见他的脚步声。反之亦然……

杰克时不时的停下来听听周围的动静。他的身后，风暴仍在肆虐。坑道入口的微光逐渐开始暗淡，直到完全消失。就连闪烁的闪电也看不到了，不过他仍然能感受到那地动山摇般的雷电。山外的风暴现在一定非常恐怖。

但他没有听到任何其他的声音，至少耳朵没有听见。和先前一样，他骨子里又感到了一种不安的共鸣。一种语言难以描述的感觉像焦虑或是饥饿一样侵蚀着他，但这种感觉更为强烈。

他的脚滑了下。他用手电筒照了下地面。这里的岩石都已经松了，这令他有些难以置信。不过这里还有涓涓的溪流。这座山肯定有不少的缝隙，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腐蚀着。这说不定是在数千年的风暴影响下，所打穿而成的排水系统。

杰克考量了下这个地方。这个火山完全可以塞进整个军事基地——工厂、兵营、军火等等。他想到这里不禁浑身一颤，他本是为了这些才逃离的。他不想再成为武力冲突中的一份子。

这里的坑道越发陡峭。杰克需要时不时的停下来喘口气，更加小心的走着。但是他还是失足踩在了什么东西上面，他感觉到靴子的鞋底给什么东西划了一下。然后他听到了金属被蹭到的声音。

他俯身看了看。

那东西闪着金光，但比金子更亮。散发出的光芒美丽但不自然。一块金属感的碎片躺在地上，但看上去又不是金属。

起初他以为带着优美弧度的碎片是一把刃或是刀。他用脚推了推，然后在它面前蹲了下来。他喘着粗气，用极度厌恶的眼神盯着那块碎片。不是因为它绊了他的脚，而是因为它所意味着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戳了几下，生怕这是什么休眠中的机器，看上去就像是眼泪划过的泪痕。

“真见鬼。”杰克咒骂道。“真是活见鬼。”

他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小腿上，仔细的开始研究起来。他希望这个不是他想象的那个东西，不管是什么都可以。如果不是外面的风暴，他早就开始逃离这里了。他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赶回营地，把设备全都装回登陆舰上，

然后返回殖民船。此时他脑子里也在盘算如何撤离这里，他要远远地离开这座岛、这颗星球、这个星系。

杰克对这个很熟悉。他知道这是哪里来的。他曾在一个陈列战斗纪念品的博物馆里看到过这个。虽然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都是些看似奇怪的金属。不会生锈、不会腐蚀、不会着火、不会留下刮痕。就好象是什么东西被拧断后掉下的碎片。

星灵金属。

岛上并不止他一个人。

杰克强迫自己放慢呼吸的节奏。他数到十、二十、一百八十。也许他想的太多了。也许事情另有原因。星灵的金属从来不会生锈、腐烂。说不定这块碎片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年了，或者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也许星灵曾来过这里，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就离开了这里。

杰克将发光的碎片捡了起来，翻来覆去的来回看着。不，这看上去不像是被落下了。这是受外力影响而飞落至这里的，就像博物馆里看到的一样。金属块的一面有明显的凹痕和撕裂的痕迹。看上去是被尖齿和利爪所撕裂的。

“见鬼、见鬼、见鬼！”他不由自主的开始喊道。“这里不光有星灵，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星灵在这里被什么给打败了。”

由于蹲着太久，杰克的膝盖开始发酸了。他握着那块奇怪的金属片，起身站了起来。他现在要么继续向上爬，向火山的深处进发……亦或是撤回到秃鹫那里，然后冒着超级风暴赶回去。当然他还可以就坐在这里，为做出个决定而苦苦挣扎——就像他之前在殖民船上呆了整整一星期才最终决定降落到星球表面那样。

如果他调头往下走，那他将永远不知道这座火山里潜藏着什么威胁。他将永远不会知道午夜的那声尖叫是什么。但如果他继续向上爬……那他至少可以知道自己是去还是留。

如果他能存活下来的话。

“真见鬼。”杰克说道。杰克可以用很多词来表述他现在的心情，但他觉得*见鬼*是最适合目前情况的。

接下来的几米攀爬十分陡峭，但熔岩坑道突然趋向平缓，通向了一个巨大的垂直石室。蓝色的灯光将黑雾一层层的拨开，整个地面都是碎石，而头顶则是被打磨铮亮的拱顶。但最引起他注意的并不是这个。

这里显然发生过一场战斗，而且规模很大。周围的墙体都有被烧焦的痕迹，地上到处散布着奇怪的金属碎片。有些是金色的、有些则是银色的。

杰克不是星灵科技的专家，但是他认得出那些银色碎片是属于追猎者的。其余的亮黄色的碎片，则是属于那些体型更大的战争机器——不朽者。

原本他看到星灵的战争机器应该是感到非常惊奇，但他现在感觉糟糕透顶。现场支离破碎的金属残骸让他既害怕又焦虑。所有的迹象表明——不，证明——这颗星球上有什么极为恐怖的东西，可以把全副武装的星灵撕成碎片。

“真见鬼。”杰克喊到。“见鬼、见鬼、见鬼！”根据杰克头盔上安装的屏幕的数据显示，自从来到这颗星球，*见鬼*是他所用频率最多的词。

他从皮带上摘下一个装置，然后释放出一群微型探测器。这些装有推进器的微型间谍是来自尤摩扬的科技，杰克费了很多银子才从黑市上买到这些。但他知道这些东西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处。它们开始缓慢的绕圈，不停地扫面、测量、监听——

——直到山洞的另一侧突然闪出一道蓝光，在一群微型间谍内舞动着，探测器随即纷纷的瓦解掉落在地。

受到惊吓的杰克赶忙跳回到阴影中，虽然他意识到这是个徒劳的举动。不管是什么切碎了那些微型间谍，肯定也看到他了。肾上腺素的突增使血液急速的穿过他的内脏、胸腔和心脏，他突然觉得自己还活着是因为那东西*不想杀死他*。

他深吸了一口气，然而又一口、再一口……然后向前迈了几步，现在逃跑无疑是最愚蠢的做法。

石室的另一头的入口处接着另一条熔岩通道——或许这两条通道是连在一起的，只不过在中间打造出了一间石室。那边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啊，他依稀看到一个很高的轮廓、一个非人类的轮廓。

在那霎那间。杰克意识到自己刚走了好运……但同时也交上了厄运。整个星系里曾经当面见到过一名星灵的人屈指可数，原因是那些曾经见过星灵一面的人大多没留下活口。

“呃，嗨。”他憋出了一句话，抬起右手试图和他打招呼。

#

拉萨达看着他眼前的这个生物，从它刚登陆的第一天起，拉萨达就注意到它了。现在拉萨达终于有机会能好好地研究一番。

人类。操着一身原始的科技，自以为很了不起。全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原始的冲动——恐惧。这个生物把生理需要放在首位，但却假装追求智慧、

追求真谛；但事实上只是被饥饿、恐惧、愤怒和各种龌龊欲望所驱使的低等生物。

它们渴望亲密，却不敢与同类接触；它们渴望知识，却不敢进行探索；它们渴望改变；却不敢采取行动；它们渴望和平，却不敢自我牺牲。

它们渴望心灵的升华，但利欲熏心使得它们的双眼被蒙蔽；它们对兽欲的贪婪使得自己永远被禁锢在邪恶思想的牢笼里。

它们的劣根性还远远不止这些。

人类发明出折跃科技只是显示了认知这个宇宙的容易性，而并非证明了他们有多高的智慧。人类这个物种还没有完全进化，也许永远也不会。在它们能进化到更高层次之前，人类很可能就将自己的同类屠杀殆尽。

但无论如何，这些生物与生俱来的冲动给它们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它们的创造能力丝毫不亚于它们毁灭的能力。它们不是虫蚁，对于暗堂武士来说：人类最终将会变成什么样，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太多的方面需要考虑。

如果你所在的银河系有另外一种智慧生物，那他要么是你的盟友，要么就是你的敌人。没有中间地带可言。如果双方的关系不是互帮互助，那必将是永久的战争和毁灭。生命需要繁衍，而资源不会增长。

在微型间谍被摧毁和它抬手向其示意的极短时间内，拉萨达已经思考出了上千个选择。但他的好奇心将它们全部推翻了。

他之前也曾和人类打过交道，大多数经历都是用血谱写成的。但在这么一个鸟无人烟的星球上的偶遇，让他不禁思考起这个原始的种类的未来将为如何。它们原始、兽性的大脑能被教导吗？这些动物能得到升华吗？它们能不能认识到越先进的科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或是它们和大陆上的那些巨型食草动物一样——只是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从不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现在，在他面前的这个生物……

拉萨达感到一种奇怪的亲切感。

和他一样，这个生物选择了远离自己的同类。人类一直如此，有时候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

刚开始他觉得这个毫无道理。这种行为没有任何进化价值。和自己的族群、种族和家人分开，单个生命体的存活概率将大幅度下降。就算是那些科技，在大自然的力量下也很难保住性命。而且单个生命体独自旅行，身边没有配偶的话，就无法繁衍下一代。整个行为从生物角度上来说完全没有意义。

虽然个体离开群体的此举，进化的意图并不明显；但这却是遗传所致的行为。如果没有遗传，这种行为就会停止出现，并很快从物种内消失。很显然，为了一个生物的基因库能更好的生存下来，需要其中的一些生物来致力于探索和发现。这种另辟蹊径的行为能激励生物扩展思维，这可能是触发诸如：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等重大进化事件的导火索。

星灵长老偶尔也会谈及人类的未来。人类是个充满奇幻色彩的异类，一个充满各种未知的种族。被自己冲动的个性和升华的潜力夹在当中，人类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自己来解答。揭晓这一谜底的答案将会非常有趣，但除非异虫的威胁被彻底抹去，星灵无暇关心这些。不管怎么样，每次接触之后总能向谜底更近一步。

拉萨达是奥秘的守卫者，古老秘密的保护者——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神圣的，这是他身份的象征。拉萨达觉得自己的使命需要他能够成为星灵遗产的灵魂。光成为一名守护者还不够，他需要成为它的化身。能够任意的驾驭古老的力量和技能。

拉萨达认为古老的奥秘有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它们能对今日的星灵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生命是易变的。最早的星灵便意识到的这点——这不只是一个理论，更是一个能拿来所用的工具。

生命会进化。它会改变，挑战自身来更好适应它所面对的环境。对于一个高等智慧来说，这个过程是美丽、残酷而充满张力的。对于一个数千年以来都在思维的高等智慧，最早的星灵便懂得如何来利用进化这个工具。

当他学习古代历程的同时，拉萨达曾想到能不能把这些奥秘运用到今天来？比如：人类能不能*升华*到真正的智慧体？又能不能在与异虫的对抗中助星灵一臂之力？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星灵的掌权者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更不用说怎么来让它发生了。人类易于走向情感和暴力的极端，就算是最高级智慧体也做不到改变一个生物的本性。帮助人类很可能会导致人类变得愈发危险，从而对星灵造成威胁。这个风险太大了。

况且……把精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有悖于他的职责操守。他是奥秘的守卫者，但并非是奥秘的长者。不管怎样，这次奇遇的却让他对这个问题又多出了很多新的想法。

他曾奉命寻找一件神器，萨尔纳加的神器。他在一个人类的居所附近找到了它。但那时他还遇上了一个人类的儿童。这个生物所展示出的单纯和无辜，这在之前那些与星灵发生冲突的人类身上都找不到。

如果一个尚未成熟的人类能表现得如此不同，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拉萨达非常清楚人类离成为真正的智慧体还很远，甚至连影子都看不见。如果要说自我意识的程度，人类也仅仅高于昆虫。他们被自身的生理需求所局限、被大脑的化学分泌物所主导、被自身的荷尔蒙所驱动，从而成为了他们生长环境的受害者。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全来自于生物本能的刺激——原始而简陋。他们的大脑进化成可以理性思考完全是进化过程的一个意外，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一次与年幼的人类女性和她父亲的经历，让他看到暴力的人类同时还有关爱和同情的一面。这让他感到非常的好奇和困惑。

关爱和同情心是无私的一种表现，能够意识到自身以外的存在，是智慧个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只是人类升华道路上的一小步，但却是最重要的一步。看到人类所具备的这种潜能，拉萨达希望能做更深一步的调查。而他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能力会随着人类的年龄增长而消退呢？而不是随年龄日益增长？这难道就是这个种族无法成为真正的智慧体的原因？

拉萨达将这个问题给到了他的学徒们，而他则专注于萨尔纳加神器。他对这个神器所知甚少，重新激活它不知道会有什么负面影响。这不是一个可以掉以轻心的任务。

他告诉自己的学徒们来思考自我意识和智慧的真谛。*对无私和同情心进行思考；对意识的本质进行思考；对记忆、历史、身份所创造出的生存驱动进行思考。*

*如果一个种族得不到意识的升华会发生什么？*他对自己的学徒们提问道。他并没有提及他脑中所想的那个种族。他时刻提醒着自己的能力范围。他的职责是一名保护者，而不是学者。虽然研究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但进行直接实验却不是。

不过他的学徒们却质疑道——实验难道不是研究的一部分吗？在拉萨达看来它们的本质截然不同，不过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深究下去。他现在的精力无法集中在这上面。现在，萨尔纳加神器需要他的全部注意力。

所以最后他只给学徒们布置了一个任务：思考意识深层的两难困境。他相信这个问题能让他们忙上好一阵了。或许他在布置任务时，应该说的更具体一些。

他把自己和萨尔纳加神器带到了一个遥远、贫瘠的小行星上。他在那里安静地、耐心地、仔细地研究这它的历史、本质、以及为什么他的祖先要将其藏起来。当他认为自己的思考已经成熟的时候，他激活了神器

然后他发现——

他的发现……让他非常的不安。

不安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能成为什么。他所不安的不光只是萨尔纳加神器所能释放的能量，而是这种能量将意味着什么。他到底能不能、或是该不该来揭示他所发现的成果？

这不一个靠自己能解答的问题，而拉萨达也不能向其他星灵请教。这个棘手的问题让他无比焦虑。除了选择自我流放，他找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他离开了先前的地方，想在离开之前和自己的学徒们道个别，可是却发现他们全部消失了。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萨尔纳加神器的力量。

他用神器来跟踪他们所留下的灵能踪迹。

随后的发现让他非常忧伤、惊恐，随后便是难过。

如果他知道什么是恐慌的话，那这也将是他会经历的情感之一。

他的学徒不仅考虑了他的问题，还钻进了牛角尖里。他们在想能不能通过改变一个种族的基因结构来更改他们的行为，就好比把异虫变成无害的物种。

在这颗远离星灵思想和掌控的地方，拉萨达的学徒们能在毫无干扰的情况下，潜心对异虫的生物构造进行研究。他们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能简单地来检测理论的可行性。但是他们所展示的野心显露无遗。他们觉得自己阶段性的实验成功不仅能改变人们对异虫的想法，而且能改变整个战局。在这股野心的驱使下，他的学徒们盲目的以为自己将成为星灵的救世主。

如果他们幸存下来的话。

人类的出现进一步的将局面复杂化。

拉萨达的学徒们也是冲着同样的原因选择了这颗星球。它距离科普卢星区的边缘地带还相距甚远，这里的环境不太可能被人侦测到。讽刺的是，一个人类竟然最先找到这里来。

这一定是意外。

如果人类在调查这颗星球上的星灵实验，那不可能只派一个人单独前往。

这是个不幸的意外。

所以这个人类不是一个威胁，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任何措施。但是……

拉萨达没有继续想下去。他无法考虑出当前情况的所有可能性。至少现在还不能，未知实在是太多了。况且他还有萨尔纳加神器的问题需要考虑。

整个思考的过程，从内容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比他消灭掉那些微型间谍的时间还要短。当人类抬起手向他说“呃，嗨”的时候，拉萨达早已经决定放他一条生路。

和其他的星灵一样，他对涂炭生灵非常厌恶。这是一种浪费。让人类继续活着说不定能带来额外的机遇，杀死他则将失去这些可能性。

所以他遁入了暗影之中，从人类的视线里消失了。

#

“真是奇怪。”杰克说道。他疑惑的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于是看了看显示屏。

显示屏上的状态都是绿灯，但是背景里传来轻微的沙沙声。静电声、噪音或是其他东西。也许只是附近的辐射造成的。他弄不明白，不过这不是他见到过最糟糕的。说不定这是系统本身发出的声音。

又或许不是。

杰克对这颗星球还很陌生，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它投入很多情感。他现在仍可以选择离开，也许他是应该这么做。什么东西能把追猎者和不朽者撕成碎片。他深知只有一种生物能在袭击星灵时，还能对他们造成致命的伤害。

如果这些东西也在这颗星球上的话，那他必须离开了。它们将消灭除了自己同类的所有其他生命形态。

除非……它们已经来到过这里了，而星灵早已将它们全部消灭殆尽？不，那是他的幻想在作祟。房间里到处都是星灵装甲的碎片，根本找不到进攻方的任何踪迹。不管是谁或是什么袭击了这些星灵，一定是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压倒性攻击。石室内的墙壁和地面上到处都有撕裂的痕迹，一些金属片上也有，但光看这些还不足以来辨别。

话又说回来，这个石室是怎么造出来的？是用某种炸弹吗？他也搞不懂，他不是星灵科技的专家。至于刚才那个星灵？杰克觉得他更加神秘。

不，他现在需要思考最迫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还活着？

但如果那个凶相的星灵不想杀了他，那为什么要摧毁这些微型间谍呢？它们又会造成什么威胁？热能、噪音、辐射、还是燃料的味道？也许是无线信号？这些尤摩扬装置比蚊子还要小。它们对本地环境的影响几乎为零。唔，至少不大吧。

应该是的。

也许他有什么没有注意到？

如果这些微型间谍可以被侦测到的话，那星灵摧毁它们的原因就水落石出了。他要避免这些装置把某种东西吸引过来。非常丑陋的东西。

“真见鬼。”

杰克紧锁眉头、边摇头边考虑着他的方案。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星系就是因为他不想碰到任何人。这个星球离星系的边缘都这么远，在这种地方能碰到星灵或异虫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本该是他的避风港。

“哈！”他说。“看看最后成什么样了。”他找到了一颗异虫和星灵都有的星球。

他的一部分理智告诉他应该立刻逃离这里。确实，异虫本身就是一个让他离开的理由了。他现在就应该赶回到他的秃鹫，然后离开这个坑道——那怕外面正有一场超级风暴，然后第一时间回到飞船离开这里。

哪怕现在不离开的话，他也可以在察觉到险情的第一刻选择离开这里。他的秃鹫里仍然有些武器，不过他知道科技远远超过人类的星灵也难逃异虫的利爪。对于杰克来说，马上登船离开这里可能是最安全、最实际的做法。但是撤回到秃鹫意味着孤身一人重新回到黑暗中，他又将被日益增长的恐惧所吞噬。他希望尽可能的避免这点。杰克意识到，怯懦的矛盾性在于：要想逃避你最害怕的后果，你必须勇敢的采取行动才能避免它。

他不能逃走、而是要继续前进，跟着那个神秘的星灵。他对星灵的认知并不多，只有一些新闻上看到的报道。但他知道刚才的是一名暗堂武士。

虽然人类和星灵之间有一些摩擦，但双方并没有在交战。事实上，还有许多相互合作的历史。就杰克所知，双方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微妙——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敌人，有些时候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和一起合作。杰克不禁的在想他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他小心翼翼的穿过熔岩坑道中的一间圆形房间。他猜想这应该是某种圆形的爆炸所造成的。到处散落的大块火山石使得地面坑坑洼洼的，但墙面看上去却好像被融化了一样。不管这里之前发生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幸存下来。这至少解释了星灵科技的碎片。他们是被献祭的吗？还是异虫的自杀性生物炸弹——爆虫干的？那些会爆炸的虫子，估计就是它们了。房间的大小让杰克切身体会到爆炸的威力，还有那早已被烧焦和融化的岩石。而地上一滩滩被烧焦的痕迹则是爆虫酸液留下的。向爆虫开火不是个好主意，不过如果你不开火，结果会更糟糕。两头生存的几率都不高。

在受爆炸影响的另一侧，并没有暗堂武士的踪迹。他应该是退到坑道的上层去了。杰克没有听到任何战斗的声音，所以他估计前面的路上应该是安全的。他很希望自己还能发射更多的微型间谍，但有了之前的经验，他可不想引火上身。

继续在坑道里前行的杰克，只能依靠手电筒来看清前方的情况。随着周围的墙壁越来越向他靠拢，他开始感到整座山压在了他的身上。他希望前

方的坑道是用石墙推成的一个死胡同，但事与愿违。前方的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那个暗堂武士到底去哪里了？杰克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他听说暗堂武士可以像鬼魅一般将自己隐藏起来，留下的只有空气中的一团扭曲的影子。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的话，就算那个星灵在他的背后，他也无从得知。这对他来说不是个好消息。

#

拉萨达有他自己的问题要考虑。

生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大多数生命体通过吞噬另一种生命而存活下来。异虫则是星灵最遇到的最恶毒、最嗜血的生命体。它们来到科普卢星区就是为了来摧毁星灵。现在虫群继续在星区内扩展它们的势力，整个情况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

异虫的危险来自于它们所遗传的基因组。它们通过吞噬其他的生命体，来吸收它们的长处。刀锋女王便是这么诞生的，一个更为强大和危险的主巢心智。她被认为是星灵近史上最大的一个威胁。

刀锋女王对所有异虫感染体无孔不入的控制力，使得单独研究任何异虫生物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对任何异虫进行研究都会被其所察觉。她经常会来操控或是阻碍实验，有时她更会来尝试腐化那些实验人员。

很显然，距离对她来说并不是个问题。

这里的殖民地……必须被彻底摧毁。

但这里的情况有些离奇。他的学徒们取得了一些*进展*。拉萨达必须要找到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因为他知道刀锋女王也在某个地方考虑着同样的问题。

拉萨达在火山的坑道和山洞内匍匐前行着。一路上他所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学徒设置的防御控制装置的残骸。他们被自己的实验品给打了个七零八落。

一切迹象显示偷袭他们的是一群爆虫。要是是在空旷的地带，爆虫还不足以消灭这些战争机器。但在火山内狭小的空间里，封闭的环境使得爆炸威力倍增；造成的山体崩塌砸在了追猎者和不朽者的身上，把一切都摧毁了。

这个殖民地在被转移之前必须被摧毁——但拉萨达有些犹豫。他首先要知道他的学徒们对异虫的基因组做了些什么。虽然他拖得越久，这个殖民地可能会生长、蔓延。但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这些生物潜在的威胁到底是什么。

只要这个殖民地没有被进一步感染的迹象——拉萨达对此很好奇——他准备在花一点时间做进一步的观察。然而，他也没想好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彻底清除这里。也许他能够利用萨尔纳加神器的力量，不过相对于异虫的殖民地，拉萨达更害怕神器的力量。

他手头上当然还有其他的科技可以使用，不过就威力而言还尚不足。所以他需要利用环境的因素来达到他的目的。如果他能唤醒这座火山，并触发一次巨大的爆炸的话，那崩塌的火山口将彻底将这些巢穴给掩埋。拉萨达对此确信不疑。

人类的到来根本不用他来担心。

#

杰克继续在熔岩坑道里爬着。如果他在接下来的三十分钟内到不了顶端，那他就准备调头回去了。如果暴风减弱了，那他也会离开。不只是这座火山、也不只是这座岛，而是整颗星球。

他停了下来，听着周围的动静。什么也没有听到。他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以及自己的心跳声。他甚至觉得自己能听到血液涌入血管的声音。但除了这些，他什么也听不到。他感到自己又是孤身一人在这座岛上。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脚踩到了什么东西。不像是岩石的东西。

杰克往下瞄了一眼。

“靠——菌毯。”

虽然不多，只是卷须状的一条。但杰克一眼就能认出这散发着恶臭的生物质，是滋养异虫而毒害一切其他生物的菌毯。在其之内有着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一直连接到异虫的主巢心智。或许这还是一个庞大的灵能网络，他无从得知。但他知道的是：那怕他只有脚指头轻触一下菌毯，这里的所有异虫都将知道他的存在。所有异虫。不管是近，还是远。

他由此做出了决定。

逃跑。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要是他想活命的话，他就必须马上逃离这里。

他还没把整件事情给想清楚，身体已经开始动了。他向后一跃，一边转身一边开始跑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熔岩坑道下方前行。他的脚都根本没站稳，在光滑的黑曜石上不停的打着滑。

手电筒的灯光疯狂的在摇晃。肾上腺素的分泌使得他的心跳急剧加快。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然后整个人从斜坡上滑了下去。他整个人犹如滚石

一般不停的在那里翻转，有段时间甚至是头朝前向下滑行。最后他撞在了一堵墙上，之前的翻滚终于停了下来。前方的熔岩坑道总算是恢复水平了。

连气都顾不上喘一口，四肢朝天的他赶忙翻身，撑着膝盖重新站了起来。整个人朝前倾，迈开步子继续跑着。

他告诉自己肯定能成功脱险的。*我能做到的*、*我能做到的*。——他的口头禅在他的脑海里回荡着。

然后他来到了——“啊，真见鬼！”——那一片废墟的石室。他在这里必须步步为营，否则刚才争取的那些时间将全部化为乌有。

他并有停下来仔细想，而是直接跳到下方第一块火山石上继续前进。他抓住了一只追猎者的腿，然后攀爬至下一块火山石上；踢掉一块不朽者的金色金属片，然后跃到了下一块岩石上。他第一次听到有动静的时候还只跑了一半——那是利爪和岩石摩擦的声音，从身后满是黑曜石的坑道内传来。在他听来数量还很多。杰克的经验还不足以让他马上辨别出这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个坏消息。他的显示屏上，自己六点钟方向的红点越来越多。

只要再向上爬一段就能到熔岩坑道的下一层了。不过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够了。他转过身对着坑道的上层入口，卸下背在身上的武器，把目标瞄准范围设置成稍宽于入口。如果他的弹药充足的话、如果它们的数量不太多的话、如果他能暂时止住它们的势头的话……那或许他还能活着回到熔岩坑道的下一层。还有他的秃鹫。他已经顾不了超级风暴了，他宁愿被 300 公里每小时的强风吹袭，也不想被那些和猎犬一样大的虫子撕成两半。

他还没准备就绪，三只跳虫已经尖叫着从坑道口出现了。多亏他在慌忙之中没有瞄准就扣动了扳机，跃在空中的跳虫正好出现在枪口的正前方。但这还没有结束，他发射了第一发燃烧弹。飞在空中的金属弹头、橘色的爆炸火焰、以及震耳的轰隆声，石室将所有的声音一股脑的传回到了杰克的耳朵里。突然起来的巨响把他和跳虫都吓了一跳。一瞬间，东西到处飞溅。尘烟在黑暗中到处弥漫。

刚才好险！

杰克调整了下自己的脚步，准备应付下一次攻击。这次他将自己的 AGR-14 步枪笔直的对着坑道，向上方的深处一发一发间隔着开火，一边看着显示屏上的弹药计数。他现在还不用担心弹药问题，身上还有两卷弹药带。但是他究竟能杀死几只跳虫？要杀死几只才算够呢？他会不会被它们的数量所压垮？

又来了三只！六只！亵渎般的嘶吼声、锋利的利爪掠过地面的摩擦声。又是一发燃烧弹！顷刻间，就将跳虫变成了着火的碎片。爆炸的声音出奇的

响，在整个石室黑暗的衬托下，火焰异常的明亮、刺眼。石室内充斥的浓烟更加浑浊了。

但当年那些花在模拟战斗上的功夫并没白费。他曾单人战斗过，也曾和人工智能战斗过，也和团体一起战斗过。他从把模拟战斗当做是冒险，但他从来没想到过那天会遇上真正的跳虫，而且源源不断的向他扑来！实在太多了！它们的叫声就像是噩梦一样！

杰克已经数不清了。他向它们之中胡乱的发射着，最后射死的那一只离他站的地方只有半米远。他下次恐怕没这么好运——

他还有时间跑到坑道入口处吗？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差点没发现又有一波跳虫向他袭来。不，他的时间根本不够。又多了三、四、六只。杰克再次发射了燃烧弹。随着一声巨响，跳虫很快就被火苗所吞噬。他觉得自己开始变得熟练了，但弹药已是不足。情况对他很不妙，他闻都闻的到——被烧焦的怪物的恶臭，以及怪物体内五脏六腑所发出的各种难以名状的臭味。扬起的沙尘更是让他难以看清洞内的状况。

杰克想出了一个主意——一个孤注一掷的主意。也许他可以封住熔岩坑道上层的入口。他能不能在达到目的的同时，不把自己也一起埋在这里呢？只有试试才知道了。他只需要几秒的时间——

消灭掉十六只跳虫之后，发射所产生的噪音仍在熔岩坑道内回荡着。一块块烧焦糊化了的异虫尸体仍然黏在墙壁上。他意识到自己连几秒的功夫都得不到。

“真见鬼！”

倒不是因为他又做了什么。

他对准坑道的深处又是一阵射击。燃烧弹划过黑暗空洞的石室，前方立即闪出一道道橘红色的火光。远方时不时还能听见尖叫声。灰尘、一堆堆的岩石、和跳虫的尸体从坑道入口倾斜而出。

或许他能腾出点时间来。他必须先把开关上的保护盖子给掀开，然后再按下按钮——上面的按钮太多了，为什么他不只装一个按钮？——哦对了，安全原因。手忙脚乱了一阵，总算是搞定了！时机来的正好！他瞄准了坑道的顶部然后扣动了扳机。一次，两次——

燃烧弹划过一条弧线，掉进了黑暗中。然后——

一道震荡波从相反的方向朝他袭来，爆炸声一下子把所有声音都盖过了。杰克被冲击震的连连后退，整个人都靠在了墙壁上。起初的小规模震荡，触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一些巨石沿着坑道从入口处跌落了下来，就好象

是发生了局部山崩一样。落石正好把剩余的不朽者和追猎者的碎片全部掩埋了，也把整个房间内的地势给提高了。

“我早该想到这么做。”杰克满意的点了点头。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随即又吸了两、三口。他对自己还活着非常惊奇，特别是自己的大脑在关键时刻没有短路。但杰克还未从刚才的战斗中回过神来，整个人喘气如牛。这些跳虫有些奇怪，它们和模拟战斗中的有些不同。它们——杰克摇了摇头。他应该让计算机来考虑这些问题。他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扑通扑通的跳着，然后想到：*我该稍微停下，休息一会儿。*

他环顾四周。灰尘在石室里到处飘扬、火光还在飞溅，还有被烧焦的肢体。他从来没把跳虫当成是活物或是肉体或是昆虫。它们是……散发着熏人恶臭的*东西*。它们让他倍感不安。这个世界本该是一座充满神奇和奇幻的天堂，而这里却是……地狱。燃烧的地狱，永无止尽的诅咒。

杰克摇了摇头。“别再想没用的东西了，现在先想想怎么从这里逃出去。”他转向通往下层坑道的入口处的陡坡，继续开始攀爬。刚前行到一半时又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

“啊！真见鬼！有没有完啊！就不能放过我吗？”他不是跟某个人在出气，他不满的是整个宇宙。命运、气数、以及任何搭的上关系的。“别在和我开这种丧心病狂的玩笑了。”

他匆匆忙忙地往上又爬了一段距离，但离他的目标仍然还差两米。他转过来看了看石室的另一面。

“见鬼——”

整堵墙都在摇晃。外面一侧肯定有什么东西，而且个头很大。应该说*非常之大*。他能听见那东西用利爪深深地嵌入了岩石推。这肯定不是跳虫。

杰克头上戴的显示屏告诉他，外面敌人聚集的体积之大，已经超过他的武器火力范围了。简而言之：“不管哪个是什么，他已经是寡不敌众了。”

“这个一点也不好笑。”杰克向整个宇宙大喊道。“开开玩笑就可以了，这个已经是过头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将自己武器的瞄准范围缩小了。也许他可以打伤那东西。也许能在那东西身上找出个弱点——好像不太可能，太总值得一试——万一他能找的到呢，谁又能知道？说不定他还能成功战胜它。

对面的那堵墙已经开始松动了，尘土从上面飘落、小碎石掉落一地、裂缝像蜘蛛网一样爬满墙面、就连大块的岩石也逐渐开裂。他紧紧地靠在身后的墙上，为接下来的战斗做好准备。他很可能只有一次瞄准的机会，他将灯光对准了墙面——

什么东西一下子撞了进来，一把像大砍刀一样的暗色巨刃！而在侧面又有一把巨刃劈了过来！这个东西太大了！杰克简直不敢相信，这东西在看什么呢？

该瞄准那里呢？嘴巴？眼睛？那东西来回不停地摇着头，挥动着两根镰刀般的巨刃。如果这东西有嘴的话，他根本看不见。也许他应该攻击它的膝盖，这样它就会跌倒在地上？不管了，先开枪再说——

但他还没来得及扣动扳机，什么东西在他的眼睛后面、在他的耳朵中间、在他的脑袋里爆炸了：这是灵能爆炸的冲击。一瞬间内，杰克感觉自己的五官全部失灵了。

站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暗堂武士。他高展双臂，火舌从他只有四根手指的手中喷射而出。闪电从石室内升腾起来，打在了那头巨兽上。野兽在闪电的袭击下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杰克在一旁哑口无言的看着。

最后那东西的脚一软，向前栽倒在地上。它头朝前的滚落到了下方的岩石上，杰克感觉好像是山崩了一样。从它身上那股烧焦的臭味，杰克可以推断出这是一头雷兽……而这头雷兽更是经过了某种变异，使得它愈发的庞大和凶残。

“真见鬼。”杰克说道。“真是活见鬼了。”

星灵一动不动的站在死去的雷兽身前，看着它重重的跌倒在地上。蓝色闪电在他的背后闪烁着，最终消散而去。留下的只有灰尘和碎石。石块不停的从石室的顶上掉落下来。杰克抬头看了看，用手电筒来寻找是否有裂缝。

但他并没有找到隐患，石室还不会塌。

杰克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的脑袋疼的要死，全身酸痛。自从受到灵能冲击的影响，他就感觉整个人被分裂了一样。

“真、真、真是……”杰克喘了一口气然后说道。“……活见鬼了。我肯定是第一个看见这种东西的人类，而且肯定是第一个看到还活下来的。刚才肯定是星灵耍了什么灵能把戏。

杰克已经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对灵能的噪音更加的敏感。他希望不是这样。或者正因为刚才离灵能冲击波如此之近，冲击的威力之大使得灵能感知力超载而彻底消失。许多人类都有一定的灵能潜力，但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潜力来成为幽灵。杰克很高兴自己不是其中的一个。他感觉自己精疲力竭，一步都不想走。

“好了，杰克。”他告诉自己。“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他转过身来向星灵挥手道别——

——然后他突然举起了武器开始射击！子弹向着对面墙口涌出的一波跳虫飞去。他不停的向中间集中的地方扫射，最后一发燃烧弹引发了一场局部的山崩。石墙一下子倒了下来，将那些跳虫全部掩埋在碎石和灰土下。——

为什么那个星灵没有用灵能对付它们？难道星灵有冷却时间？需要恢复魔法值？看来灵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万灵药。这倒真长见识了，虽然杰克也没有机会和其他人分享。

那个暗堂武士看着杰克将手举在空中，也不知是出于感谢还是道别。但他知道他接下去应该做什么。是时候逃离这里了！暗堂武士一下便从他的视野里消失了，杰克赶忙爬上最后几块岩石回到了熔岩坑道的下一层。他冲到了自己的秃鹫那里，坐进了座椅、拉下了顶盖、然后开始向坑道的入口进发。

山洞外，风暴仍在呼啸着。但杰克的显示屏告诉他自己正在风暴的边缘。 风暴的中心已经是在很远的背面了。超级风暴只是擦过了这座岛屿，并不会将它连根拔起。风速仍然很高，杰克对此并不乐观。但秃鹫的报告显示它仍可以带着杰克返回营地。虽然不是信心满满，但是也足够了。杰克启动了引擎。

一路上，杰克在脑子里翻来覆去的想着各种事情。机会、情况、处境、选择、难题、决定——在杰克看来卷铺盖走人是最佳的主意。但有什么东西让他犹豫不决。那个星灵刚刚救了他一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杰克实在想象不到。

但杰克也救了那暗堂武士的命。他们俩已经是互不相欠了。

真的吗？

为什么暗堂武士在那个节骨眼出现了？为什么他要来杀掉那只……变异过的雷兽？

他为什么会出现呢？

杰克穿过夜空，沮丧使他头疼欲裂。*真见鬼！那该死的星灵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等到他来到营地后，他的疑惑便豁然开朗了。*

#

拉萨达在原地站了好一会，整个人感觉已经是力竭了。

他使用了萨尔纳加神器的能量，或者说萨尔纳加神器利用了他。他不确定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

但他现在明白了一件事情。

萨尔纳加神器是灵能的棱镜。不仅如此，神器还有更为恐怖的一面。作为棱镜，萨尔纳加神器可以放大和聚集持有者的灵能。但就算是持有者不具备任何灵能，和神器连接为一体的持有者仍能将萨尔纳加神器的灵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在攻击的那一霎那，拉萨达所掌控的灵能已经能与一个执政官相匹敌。或许比执政官更强。萨尔纳加神器能从周围的灵能力场吸取大量的能量，但要控制这股能量则需要花费持有者的所有精力。神器吸取了他的所有力量和能量，将它们变成攻击异虫的灵能风暴。

要是这个神器在一个灵能天赋更卓越的人的手上呢？比如是一个执政官？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灵能能力的人也可以吸取灵能立场，并将获得的能量来聚集并释放出来。——这个发现将会对星灵一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作为远古奥秘的保护者，拉萨达必须要问自己：他为什么要保护这件神器？保护这些神器又是为了哪些人？

他现在还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至少不是此时此刻。

他需要先着手解决目前的情况。而萨尔纳加神器是答案的一部分。古老的神器不但能增强他的灵能，还增强了他的理解。

之前的攻击让他对这个怪诞异虫殖民地又了进一步的认识。如果之前诸如跳虫和爆虫的小型生物没能让他看清事实的话，那后来巨大的变异雷兽已经让他一目了然了。

他的学徒创造了有*自我意识*的异虫。

现在他终于知道他的学徒到底干了些什么，以及他们的意图。刀锋女王究竟能不能被推翻？这里就是他们测试的实验室。他们用灵能将整座山和外界隔开，让刀锋女王感觉不到这个殖民地的存在。殖民地里面的异虫不知道其他的异虫在那里，被困住的它们开始感到恐惧。隔离的力场将它们的思维也关进了一个封闭的噩梦里。

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异虫的恐惧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当一个单独的生物开始有了自我意识，它将演变出一种延续该意识的需求——生存的需求。一个个体的自我意识越强烈，求生的欲望也就越强烈。而自我生存需求越强，也意味着刀锋女王对它们的控制力越弱。

这个通过将殖民地分离的实验，他的学徒们将这个物种的内部平衡彻底改变。不管他们尝试了什么，都成功了……也都失败了。

异虫从来不撤退。那怕是在一边倒的局面，敌人每前进一步都将付出血的代价。但如果一个虫巢的个体能够看到一次无意义的进攻会造成它死亡

时，它将意识到这是自我意识的终结。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形成自我意识，那这个殖民地就将瓦解。这些异虫会不会意识到自己濒临灭绝？它们会迟疑吗？会害怕吗？会逃走吗？

这是个挺富有逻辑性的结论。

但他的学徒缺乏经验来看出这个假设的不足之处。他们认为让异虫形成自我意识会让它们尝到胆怯的滋味。

他们所犯的错误可以理解。

一个不通过深思熟虑很容易就会犯的错误。只有在反省时才看得到的错误。而拉萨达的学徒们，这个恐怖事件背后的策划者，为他们的假设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他们没有把前因后果想清楚。情绪的本质是生物反应——一种发自内心的反应。有些恐惧是由当前的情况而造成的，另一些则没有什么依据，比如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考虑。

情绪范围的下端——悲伤、恐惧、敌意——这些都是极为相关的情绪。而范围的上端——快乐——则有着很小的范围。实验者并没有考虑到异虫也可以体验正面的情绪。犹如无脑虫蚁的它们，根本不需要来进化出快乐的感觉。所以拉萨达的学徒们根本没把这种可能性放在他们的假设里。

拉萨达本来可以警告他们的。他早在人类的身上看到了这点。因为快乐在他们的生命中是如此的稀有，人类非常珍惜快乐。所以他们无时不刻地在寻找着它。

他在寻找萨尔纳加神器时遇见的那个小女孩的时候看到过快乐，当时还有一名人类的收割者。小女孩以家庭为快乐，而收割者的快乐只在于杀戮。这是收割者唯一知道和理解的快乐。

这些异虫，它们不懂怎么以家庭为乐。它们的乐趣在于攻击。它们在攻击中得到的乐趣，使得它们有时愿意在攻击中死亡。这让它们变得无比凶残、更加危险。还有没有什么当初未曾想到的结果？

一段时间里，拉萨达在思考实验者的成功是不是让他们自己也出乎意料。也许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说不定能搞触发异虫虫群之间的分裂，就像刀锋女王向其他异虫大脑进行挑战时所爆发的内战。但刀锋女王盖过了其他异虫大脑，而虫群因此更加的危险。如果这些东西能盖过刀锋女王，那异虫是不是变得更加致命了？

他不能为了找出答案而冒这个风险。他绝对不能让这个殖民地继续发展。如果这些生物的数量达到一定峰值，那隔绝这座山的灵能屏障将失去效果。到那个时候，它们就会跑到其他的星球上。

拉萨达意识到他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摧毁这个虫巢。

但那个人类有。拉萨达可以利用他。

许多人类有着原始的灵能能力，它被人类理解成无法解释的现象——直觉、预兆、以及事情的因果。少数人类有更高的灵能能力，他们能识别、控制、甚至是受训使用灵能。人类为了训练他们的灵能战士——*幽灵*，还特意设立了一个军校。

比起其他的人类，这些人有着初级的灵能力量。但萨尔纳加神器使得拉萨达暂时获得了和执政官相匹敌的灵能，同样当时在场的那个人类肯定也唤醒了他的灵能潜力。

人类还不能通过灵能进行交流，但是他已经能够体验到了。对拉萨达来说，这点足够了。

通过萨尔纳加神器，拉萨达能够轻而易举的将火山喷发的景象通过灵能冲击波传递出去。异虫将闻风丧胆。

而人类则会有另一种解读的方式。

#

杰克并不知道他知道，但他就是知道。

仿佛他亲自走完了大山的每一处地方一样，他知道每一条管路、通道以及腔室。仿佛他自己直接插入进灵能菌毯一般，他知道每一条触须伸及哪里以及蔓延至哪里。仿佛他变成了一台有机的生物计算机一样，他完全理解需要什么才能触发这座火山以及摧毁这个巢穴。仿佛他突然灵魂出窍一般，从上至下审视着自己，就像是某位万能的神，他十分清楚发生的一切。

“该死的星灵！”他咒骂道。“不请自来、穿着金甲、只会脑控的怪胎！”他狠狠地拍了一下秃鹫战车上的控制器，扭头朝着他登陆舰的机库方向滑行而去。“哼，我不必——”但还没等他说完这句话时，他就意识到自己错了。

“见鬼，”他说道。

不管刚才是什么样的念头、情感或画面充斥了他的大脑，反正他感受到了一股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他必须去。而且他知道。不是因为他了解，而是因为一种全知的状态。在那一瞬间，他完全就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无法做到离开这个星球，除非摧毁异虫……或者为此丧命。

“我想要的只是一点点宁静而已！”他对着天空，对着风暴吼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吗？”他高举双臂，挥舞着拳头。“星灵！超级风暴！巨

型异虫怪物？！被感染的火山？好吧，我明白了！但是做恶者自有恶报！这难道不算是过度杀戮吗？！”

作为回应，一道闪电在他头顶上方炸响。距离是如此之近，他整个人都被震得摇摇晃晃，差点倒地。

“好吧，好吧，我知道了，”杰克说道，重新直起了身子。“我没有意见。”

回到他的行动基地——登陆舰后，他打开了主显示器，并建立起了与殖民船的连接。这个过程需要一些时间。他有很多不确定因素需要计算。他需要多少东西以及安放在哪里才能获得最好的效果。殖民船配备了开建一处自给自足的采矿殖民地所需要的所有必要设备。它搭载有一些非常强悍的工具，比如一些威力巨大的炸药。虽然数量不太够，但至少开了个好头……

虽然杰克已经从他自己的探机那里获得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地质分析报告，但还不够完善，他利用星灵赋予给他的超级知识力又将其丰富了一遍。

冲刷超级风暴已经削弱了锥形体的迎风面一侧，山体在每一次撞击下开始微微地颤动。部分山体变得脆弱。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就在西北侧的林木线上方，那里有七条幼虫管道，每一条都指向火山的休眠核心。他可以选择从殖民船上空投采矿补给货舱，然后把补给中的炸药放在探机上。如果所有的幼虫管道能在同一时间被炸掉，那么火山的那一侧就会发生坍塌，进而触发整个火山口的坍塌。

他模拟了一些场景。有些方案虽然也行得通，但不是他想要的。他又模拟了更多，逐渐地，他意识到了问题的困难性。他准备尝试的是要炸掉一座大山。虽然这座山想要爆掉，但它还没准备好要爆。他得帮它做好准备。但这需要大量的能量。

这种分析就是他所厌恶的感觉。“该死的星灵！诅咒那双看着我的眼睛！” 杰克抱怨道。“到底是什么鬼玩意让我脑子里充满了那些想法的？！我压根就没有想过那些；我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说了声你好！那算什么？一份欢迎来精神强奸的邀请函吗？”

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不得不承认，思考着如何消灭异虫的过程还是很有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愉悦。模拟程序每次出现火山崩塌的画面时，他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哈！要是我在现实中这么做，肯定早就尿裤子了！”

“好吧，”他自言自语道。“那就看看我能在这里搞出多大的动静吧！”他的手在显示器上挥舞起来，手指轻快地敲打着键盘，像疯了一般疾速地打出各种指令。“我还从未向一座火山示过爱呢：这只是前戏哟。等我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这将是有史以来最他妈夸张的一次大爆炸！”

杰克十分清楚，他正在被一个念头占据或者说控制着，他自己毫无选择的余地。但他做的事情越多，得到的满足感也越多。愉快、甚至是欣喜充满了全身。即使他可以选择停下，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正非常享受着这一切。

现在的关键是，无论他使用什么样的科技装置，异虫都有可能找到并摧毁它。所以整个计划还要考虑到一点——使用更多的资源来拖延异虫，防止它们及时发现。

嗯……

对了。

诱饵。他得放下一些诱饵才能分散异虫的注意力。必须要让所有的异虫尽可能地靠近目标区域，但同时又要远离触发装置。

没错。眼下，他不得不再一次清点自己手头上可用的资源，想好怎么使用它们。他运行了更多的模拟程序，演示了更多的模拟场景。他的确可以对莫纳科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他开始设想着这座山峰，但只有 54%的模拟结果成功地造成了他想要的大爆炸。这可不够。他要抹平整个岛屿，什么也不能剩。

如果这座岛幸存下来，哪怕只有一只异虫生物虫卵存活……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白费。

他运行了更多的模拟场景，一股挫败感和喜悦感同时向他袭来。这个工作还是很有趣，每一次演示都让他感觉距离目标实现更近了一步，但缓慢的进度让他很烦，在反抗了驱使他的那股使命感后，一股不耐烦的情绪让他抓狂。“该死，我说黑暗圣堂先生，”杰克对着无形中的星灵说道。“如果你能给我提出问题，那你干嘛不同时把解决办法也告诉我？！”

有一个办法可以做到。他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个念头，杰克称之为“超杀行动”。这个办法能管用，但会耗费他几乎所有的资源。殖民船有九个货物舱，其中装满了精心包装的炸药箱，同时还有著名的“机动式多用途挖掘机”采矿机器人。他必须把它们都放进山里去，至少每一个脆弱的通道都要放一个。将炸药安全地安置在探机上就至少要花费他一天的时间，然后可能还要一天的时间才能把装好炸药的探机布置到幼虫管道中。他还得派其它的探机提前在每一个通道中制造大量的动静。如果他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打瞌睡的话——

这个办法能行，也必须得行。他捋清了思路后立马向殖民船发送了信号，空投了全部九个货物舱。最近的发射窗就在地平线上方一点点的外太空。货物舱将在两个小时后抵达这里。届时他得立即搞定它们。他必须重新设置

探机的参数，调整安放炸药后的探机的动力重量比，将所有起爆器按照同一个多频信号进行同步。

地质分析显示，由于水体侵蚀、地震以及曾经爆发的原因，山体有多处深裂缝。杰克可以驾驶着矿骡进入那些腔室，将液体炸药喷注到那些裂缝中，所有裂缝直达火山核心。然后他就能瞬间引爆一切。

如果奏效，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火山口就会自己坍塌，西北面的山体就会从锥形体侧面滑落，进而整座火山将会向外爆炸。大爆炸释放的力量将会粉碎锥形体的剩余部分，从而导致其在二次坍塌中自行垮塌。如果深埋地下的岩浆因为爆炸而被充分搅动，那么整个岛屿就会在一个巨大的火球中消失。杰克到时候还得离远点观测。

比如，从太空轨道中。

虽然可能……

即便整个岛链中的最小的岛屿对他来说也是面积大的绰绰有余。那里位于爆炸区域的西北面 300 公里开外。一旦异虫被解决后，他也许能在那里享受宁静的生活。

他运行了更多的模拟画面，试图找出最理想的行动方案，很快就有了眉目。有很多的方案，但只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行动的主导方针还是一样的。

杰克叹了口气。“见鬼。没有更容易的方法。没有更理想的方案。”

他开始发出一连串必要的指令。

“我希望那个该死的星灵最好识相点，别来干扰我。我没打算找他帮忙。”

#

就在第一个货物舱空降到位后，拉萨达就注意到了人类的计划。这时杰克已经驾驶着第一台矿骡进入了通道，他完全了解人类准备如何行动以及如何安全地从火山中脱身，也就是在身后留下一大堆星灵科技来吸引异虫的注意力。人类需要以此来争取时间。

但他也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异虫将会感觉到震动；它们会前往一探究竟。一旦异虫在领地内发现有采矿机器人正在向山体裂缝中注入液体炸药，它们会攻击他。

但是这些异虫——具有个体意识——当它们意识到杰克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性时，这会让它们陷入恐慌，整个异虫领地都会骚动。没有人能预测这些异虫个体届时会如何反应。它们中的一些也许会在感知到个人安危时陷

入惊恐。它们也许会逃散。拉萨达知道，如果人类的计划要成功的话，他必须要确保所有的异虫都待在火山内。

所以他等待着。并且聆听着它们的情感。当异虫感知到危险后，它们就会恐惧。当他感受到异虫的恐惧感时，他就会行动——

#

于是，终于，计划开始了。

一只跳虫发现了一台矿骡正在向火山表层的一个深裂缝中灌注液体炸药。它尖叫起来，不稳定的酸性液体渗透进了它的甲壳，它在剧烈的疼痛感下扭曲着身体乱跳着。另一只跳虫在看到携带着炸药的探机正巧妙地钻入一个幼虫管道时陷入了犹豫。面对陌生的存在，它本能地向后退去。第三只跳虫发现有一个大型的包裹正发出不详的嘀嗒声。在反常的好奇心的驱使下，这只生物抓起包裹就带往了巢穴更深处，试图将其进一步研究。

一个接一个地，单个的跳虫们都回到了菌毯。当它们将各自的经历集中起来后，它们发现大家都遇到了不同的未知的人类科技造物。当所有情报汇总后，它们有了一股不确定感，接着出现了焦虑感，然后首次有一股担心的情绪——之前的异虫对此完全没有概念——开始在所有个体中蔓延开来。即使那些没有直接接触经历的异虫，也被它们同类所聚集起来的不安感吓到了。

恐慌开始了。一些异虫呆住了，像被麻痹了一样。还有一些异虫在往通道更深处中逃散的同时，也在寻找向上逃离的通道。大部分异虫则聚集在一起准备反击。但是要反击谁呢？

然后，另外一种撞击声开始响起。在它们飞速运转的大脑内，在它们的几丁质甲壳中，在它们肥大的肉体里，在它们所有个体的体内，一声沉重的夹杂着混乱与轻松情绪的抨击声，将它们震得在原地歪来倒去。一些异虫瘫倒在地；一些原地凝固不动；还有一些在麻痹的状态颤栗发抖。爆虫感受到这股冲击后便在原地爆炸。异虫领地的心脏开始大规模地发作。这就是萨尔纳加神器的强大力量。

接着情况变得更厉害了。撞击声越来越大，变成了一股蕴含灵能力量的抨击声。山体中各处的菌毯触须开始从岩石上脱落。异虫领地中心产生了一团恐惧的漩涡。它让其它异虫领地体验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感受：无法抵挡的恐惧！火山中的每一头野兽都在尖啸着、嘶鸣着、呻吟着、喘息着，在被恐惧彻底占据后，完全丧失了联合的行动力。

于是——

探机们点燃了它们的喷气推进装置，一个接一个地，同步地形成了一道火焰墙。极高温度的火焰墙烤裂了幼虫管道，高温涌向了火山的休眠核心，将火山岩石朝着熔点加热。

轰隆声摇晃着火山。其内部升起了团团尘埃。岩石开始崩裂，如同小型山崩一般跌落，碎石顺着锥形体的陡峭侧面滚下。无数地小型山崩逐渐形成了更大的山崩。

接着，当山体已经热得不能再热时，第一波爆炸引爆了。虽然山体的一段过早地引爆了，半秒只是转瞬之间，但其余的位置都按计划引爆，一些列的爆炸点都按照预定计划非常完美地引爆。

虽然山体不停地震动。但却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从远处的有利观测点看到这一景象时，杰克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免不了就是“见鬼！”

接着……一股浓烟突然喷出。又是一次震动。持续的震动。不断增强的震动。大山开始颤抖。它开始晃动了。火山的西北面开始向外膨胀，正可怕地变大……紧接着它爆炸了。

一声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并没有就此结束，火山喷出的尘埃柱卷起无数滚烫的飞石喷向了高空，越来越高，如同一座代表着恐惧和毁灭的通天之塔。燃烧的石头朝着高空射出，接着消失在头顶的蓝天之中。这场爆发将会持续数小时，并且炽热的岩浆还会降在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大海之中。

“我的天！”杰克说道。他突然感到很开心。难以置信地、不可思议的开心。他想跳舞。他感到一股强烈的情感涌满了他的全身，强烈的让他虚弱地发抖。

然后，他感觉很清醒和自由，被解放一般……但还是很开心。但这是另外一种喜悦。不仅仅是胜利的喜悦，而是更深层的一种，一种内心的喜悦——宁静的喜悦。

他的计划成功了。他知道的。他并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但他就是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那场爆炸，”他发现自己说这句话说得很大声。他看了看头显仪。“也许即使我也不行。”

他转身走向他的秃鹫战车。

他的黑暗圣堂盟友正站在那里。

“你好，”杰克说道。

星灵没有回应他。

杰克认为他知道是为什么。

那一场灵能大爆炸——他也感觉到了，即便是在这个距离。那场爆炸一定耗尽了黑暗圣堂的力量。

杰克惊奇地看着。如果这个星灵的力量被耗尽了，那它不就是很虚弱了吗？这会不会是它故意想考验我是否值得信任呢？还是说这个星灵知道杰克是不会趁人之危的？

又或者只是杰克在想象而已？

接着，星灵举起了一只手。这是一个问候的动作。

就是这个，杰克感觉到的——一种他说不出来的情感。感激、友谊、亲情？反正难以描述。

“我，额——我想——”

黑暗圣堂看上去正在打量他。在那一瞬间，杰克感觉到了一丝恐惧。他会不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但是不可能。

星灵肯定和他是同样的感受。

杰克微笑着。“所以，额——这或许是一个开始，一份美丽的友谊的开始，嗯？”

星灵打量完杰克后遁形了。

“额……看来不是，”杰克说道。

他耸了耸肩。

他转过身，看着浓烟和火焰形成的火柱还在向他的头顶高空升起。“好吧，是时候离开这儿了。”

他不确定他下一步准备去哪儿，但这一次必须要找一个有人的什么地方。